



日月噬天

追逐王座的漫长人生路
命运正在腐蚀心灵最后的净土

双子，代表着邪恶与善良 在被称之为正义的国度
不允许双子的存在 兄弟间的自相残杀
正与邪的激烈碰撞 命运之战即将上演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明月天

金伶◎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月噬天 / 金伶著.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605-4277-5

I. ①日…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1154 号

书 名 日月噬天
著 者 金 伶
责任编辑 柳 晨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10号 邮政编码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82669096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62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4277-5/I·40
定 价 29.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5248 (029) 82665249

投稿热线: (029) 82668525 (029) 82668522

读者信箱: xjtu_hotreadin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古镇屠杀	5
第二章 光明帝国	13
第三章 双子之谜	18
第四章 豪华的地狱	24
第五章 命运与杀手	33
第六章 神秘王昼的出现	43
第七章 惊天之战	54
第八章 光明神转世	63
第九章 寻找天山雪莲	70
第十章 日月神山	82
第十一章 刺杀王	90
第十二章 母子终相见	101
第十三章 鬼雾森林隐藏的秘密	108
第十四章 白色的王国	115

❧ 目 录 ❧

第十五章 剑之吞噬	125
第十六章 关于童年的回忆	135
第十七章 杀手的情与爱	143
第十八章 魔兽的咒怨	148
第十九章 幽灵谷与圣地	155
第二十章 无法逾越的七星阵	161
第二十一章 惊天浩劫的爆发	166
第二十二章 神界之谜	178
第二十三章 简单地相爱	183
第二十四章 吕淮的重生	188
第二十五章 报仇雪恨	197
第二十六章 包围飓风城	203
第二十七章 一触即发的大战	210
第二十八章 曙光之阵	215
第二十九章 亲人间的对决	220

【楔子】

流血的土地，乐土化为烟雾，龙兽的痛哭是我们死亡的哀乐，世人的悲泣是我们罪恶的佐证。所有人都生活在命运的控制之下，所有人都得向命运低下高贵的头颅，但是有很多人选择逃避，他们选择虚荣与繁华，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死亡。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他们幸运地生活在命运控制外的缝隙之中，他们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陪着爱的人安静地生活。直到有一天……





第一章 古镇屠杀

光明国，自神话时代起，就已存在。光明国的先王们，叮嘱他们的后代，不允许任何人生双胞胎，这条嘱咐甚至被写入了光明法典。

因为双胞胎代表邪恶与善良，而光明国是正义之国，不允许邪恶存在。所以，如果真的有人生下双胞胎，只要被人发现，那么双胞胎一定会被他们身边的人处死，而杀死他们的人，很可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叔伯，甚至是他们的父亲。所以在光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生下双胞胎，如果有人生育，都是选择在无人出没的地方：譬如荒山野岭或者江河中的小船，以及王城里数不清的密室。

倘若有一天，这一条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法规被人触犯，无尽的杀戮便会风卷云集般地出现。

甚至有人会问：“这是神灵的安排还是命运的惩罚？”

无人能够解答。

“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相对于时空漫无边际的强大，人的生命是渺小而脆弱的，就像是初生的婴儿，禁不起丝毫的折腾。我们要勇敢地活着。”这是光明国一位智者说过的一席话，这或许会成为人们面对死亡时最后的奢望。

有人说：“在天际的尽头，在没有痛苦的神界里，神界的一刹那，就是凡世的数百年。”每个人都向往着神界的生活，但是又没有人能逃脱梦魇的纠缠和命运的安排，所有人都像蚂蚁一样卑微地活着。

荒凉的古镇也一样。

广袤的荒原将古镇与世间隔绝，苍老的古镇就像是古迹一般地存在着。昏

暗的光线透过残破的建筑洒在满是黄沙的地面上，呼呼的风声像是古镇的残喘飘荡在风沙之中，离离的野草爬满古镇的城墙，好像在告诉所有人，这古镇具有悠久的历史。

这是一座被光明城的王族们遗忘的小镇，这里没有王权，没有杀手，也没有永不停止的杀戮。

这里的所有人都渴望活着，自由地活着。

被卷起的尘土肆无忌惮地乱窜，像极了荒漠里风暴狂奔的情形。

而唯一可以证明古镇存在的，就是那耕种的农家老人唱出的质朴歌谣，嘶哑沧桑的歌声随着怒吼的狂风被吹向浩渺的天宇，经久不散，就像是一位老人临死之前的嘱咐。

古镇简单而质朴的生活，数百年不曾改变。它远离繁华的光明城，远离喧嚣的文明，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迁。古镇所有的人都喜欢平静，他们不喜欢与古镇外的人们接触，他们知道除了古镇人，没有任何人愿意友好地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宁愿呆在没有王族过问的古镇，世代代不曾改变。他们以卖盐为生，汗花经常会挂在他们干燥的皮肤上，闪着晶莹的光芒。他们的脸也会被晒成红黑色。

好像光明国数万年的繁荣与文明根本与他们无关。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心都甘于寂寞。

于是有些古镇的年轻人把远在天边的光明城当作是梦想中的天堂。偶尔有一两个人从光明城回来，拿着一两件宝贝在村里炫耀。蚕阳拿出他在光明城买到的剑，他的脸上洋溢着骄傲的色彩，他手中的剑身在光线中展示出金属特有的质感，闪烁的剑光显得那么刺眼，大家一致认为它是一件神器，因为剑身飘荡出死神的冷酷气息。

蚕阳缓缓地举起剑，眼神冷酷而无情，他一字一句非常郑重地说：“这件宝贝只有光明国真正的杀手才有资格用。”

于是大家都以蚕阳为荣，因为他是唯一去过光明城，而又能拥有宝贝的人，所以人们又叫蚕阳——杀手。

热闹的街市，古镇的人们正围成一圈，听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说着光明国和暗黑国的故事。当讲到光明国打败暗黑国的时候，周围便响起惊天动地的掌声，甚至会有人大声欢呼。

这掌声慢慢延伸，延伸到浩渺的苍海，然后飘荡到寂寞的光明城。古镇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他们先祖的血脉。而突然之间，仿佛所有的一切变得扭曲，不再平衡，一股浓烈的杀气笼罩在古镇的上空。

它就像是天空中的彩虹突然变成雕刻着墓志铭的墓碑。墓碑上雕刻着一个

人的名字——伯懿！百年的逃亡并没有令伯懿逃脱命运的掌控，他依然被杀手追杀。所有人都认为以他摧城拔寨的实力，他并不需要惧怕任何人，包括王。伯懿也是一个杀手，不是杀死别人，就是被别人杀死。他一直认为杀手是没有面孔的，但是伶的存在，使他再也无法杀人，他再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封杀一名银昼级别的魔法师。作为一名接近神昼级别的杀手，却因为一个女人放下了自己的屠刀，他选择了自由，同时也选择了要被王杀死。

没有人可以理解。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后仍然找不到生命的寄托。伯懿每次都梦见自己的灵魂找不到归途。他经常在梦里看到自己的妻儿身首异处，于是他的眼泪缓缓地从他白色的睫毛下流了出来。

伯懿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他的心比杀死自己还要痛苦。这恐慌就像是捆绑在他身上的绳索，越缠越紧。

后来，他相信了占星师古晨的话：命运将会让你孤独一生。

每当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伯懿魁梧的身躯就会微微地颤动，就像是看到光明国的子民被暗黑国的魔军杀死的情形一样。

古镇上空，遮天蔽日的龙兽在飞翔，它们的吼声可以撕裂所有人的耳膜。它们巨大的翅膀上坐着数百名银昼魔法师，没有人能看清他们的脸，只是天际的尽头，仿佛能传来血腥的味道……

嘭——嘭——嘭——

古镇的小屋里，伯懿静静地坐在桌子旁边，散乱的头发放遮住了他的脸。剧烈的爆破声划破了古镇固有的宁静，所有人都从梦中惊醒。

一阵急促而暴力的狂风，卷起滚滚黄沙，无数的光线在空气中穿梭。一群银昼魔法师像是天神一般出现在草屋里，他们身穿洁白无瑕的魔法战袍，舞动的魔法战袍就像是巨大的鸟兽在空中拍打着雪白的翅膀，然后空气被巨大的灵力扭曲成丝状，腾地炸出浓浓的烟雾。

没有看到有人施放魔法，只听到“嗖嗖嗖”的撕裂声，空气顷刻间冷得令人窒息。原本铺着木板的地面，瞬间铺上光亮的冰层。

要知道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将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冰层的魔法师，在光明国是屈指可数的。因为光明国的魔法师都属于光系魔法师，他们最擅长的是操纵物体变成光线，而不是固化液体。能够轻而易举固化液体的，只有海令国海圣级别以上的魔法师。

冰冷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而伯懿刚出生的双子，虽然仍在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但是他们相安无事，因为伯懿施放了所有的结界保护他们。

没有任何人看到伯懿拔出悬挂在草屋里的血日戟，只见他在昏暗的屋子里划出一道明亮的光，然后整座小屋充斥着弦断之声。血日戟就像是听到了主人

的召唤，刀锋突地散发出血色的光芒，像是久未上场的杀手，瞬间变成噬血的狂魔。

已经看不到任何人的脸孔。所有人的影子像是碎光剑影般在不断地移动，他们把伯懿包围起来，但是没有人敢对伯懿主动攻击。

“本来我不想杀人了，但是……你们逼我的。”伯懿的双眼充斥着浓烈的血色，他的双手仿佛燃烧着火焰，他内心像是翻滚着海浪，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伯懿，你不要啊！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怎么办啊！不要！我求你，你不要去。”面容苍白的妇女死死抱住壮汉的大腿，伤心欲绝的她此刻已泪流满面。

“伶，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头发！”伯懿放下杀气腾腾的血日戟，苍劲的手颤抖着抚摸妻子精致的脸，“对不起，伶。我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答应过你，一定要让你一辈子幸福，所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我真的做不到。”

“伯懿，就让我和孩子去吧。你这样做简直是以卵击石！我们认命吧，你是斗不过王的。”

“不，我做不到！那样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铁血男子的泪在空中划出一道凄美的轨迹，心里充满着对王的恨。

伯懿紧握的拳头轰炸出刺眼的光芒，他如火炬般的眼神投向站在草屋里的银昼魔法师们。这时，银昼魔法师们不断地变幻着他们的站位，他们知道任何人都都不可能单独杀死伯懿，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伯懿回望抱着孩子哭泣的妻子，然后他双膝跪了下去：“伯懿为国征战沙场，杀敌无数，立下赫赫战功，想不到王竟然不给我们一家人生路！现在他们要杀死我的儿子，我只有跟他们拼了。伶，在这里等着我。杀光他们，我带着你去我们想去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

轰——轰——轰——

伯懿单拳轰开木门，木门像是粉末一样散开，然后粉末在空气中形成无数的玄冰剑。

叮当——叮当——叮当——

无数的玄冰剑生硬地碰撞在魔法师们的结界上，它们寻觅着结界里狭小的缝隙。然后冲破结界，一剑封喉。

伯懿单掌运起手中的血日戟，凝聚所有的力量，一片白光照耀整个空间，血日戟像是狂奔的巨龙一般将魔法师们的结界击成了碎片。然后，血日戟瞬间击中其中的一名魔法师，刺过他的身体，那魔法师猛然颤抖了一下，然后身体

慢慢地分裂，血淋淋的内脏掉在地上，温热的血液喷涌出来。所有的银昼魔法师们都吓得后退了两步。

“如果还想活命的话，现在就给我滚！”伯懿像魔鬼一般冷冷地看着站在屋子里面散发着诡异光芒的魔法师们。伯懿指着站在屋里角落的一名双脚抖动的魔法师，他叫乔安，乔安的灵力应该达到了王昼级别，但是在伯懿面前却多么不值一提，伯懿面无表情地说：“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赶快滚回光明城，告诉紫琼，我伯懿反了！”

十几名魔法师的目光纷纷落在伯懿的身上，他们仿佛受到极大的羞辱，眼神流露出浓烈的杀气。他们凝聚的灵力和伯懿汪洋一般的灵力在空中相互对峙着，地面的冰层分裂开来，漫天的冰块飞腾在半空中……

王城，光明城。一道光撕裂天空，迅速落在气势磅礴的王城城墙下，然后又消失不见。乔安右手捂着自己的胸膛，鲜血正不断地渗出来。一个高大的身影遮住了照耀在乔安身上的光线，乔安仿佛感觉到刺骨的冰冷，这是他第一次看清王的脸，也是最后一次。

“在你死之前，我可以帮你修复伤口，让你有时间回到故乡去见你的亲人。”王说。

“王，我……”

“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不想现在死的话。”王冷冷地说，他把手放在乔安的额头上。

乔安的全身仿佛注入了一股暖流，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他轻轻地闭上眼睛，脸上充满着忧伤，身体化作无数的光粒飘散在空中。乔安来到海令国的港湾，这是原本属于他的王国，他和他的妹妹灵儿一起生活的地方，仿佛昨日快乐的时光就在眼前。无数的帆船缓缓地从他面前驶过，消失在没有尽头的海洋。乔安的瞳孔里折射出蓝色，脸上绽放出微笑……

古镇，惊天的战斗还在继续，所有人都杀红了眼，伯懿已经筋疲力尽，他大口大口地喘气。狂风掠过伯懿粗旷的脸庞，仿佛气流在他的身旁旋转，仿佛海浪被刀劈开无数的裂痕。伯懿的眼睛已经变成了血红色，他手中的血日戟如雪一般闪耀。

混乱的光线像是丝线一般缠绕在草屋的支柱上，摇晃的地面，孱弱的草屋在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战中安然无事，仿佛这一切都是安排上演的游戏。

“伯懿，你也别嚣张。生双子的人都得死，你身为光明国的开国大将，不会不知道这个事实吧。你别怪我们无情，是你愚蠢在先。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愚蠢下去，和王作对，你自己也知道是什么下场！”凛冽的狂风灌满了子安的幻

术袍，他手中凝聚的灵力将草屋照得豁亮，而他的身体分裂成无数的身影，填满了狭小的空间。

咿——咿——咿——

空间里充斥着尖锐的虫蚁蠕动的声音，子安的分身脚下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红色光圈，就像是湖面的涟漪一般。

“一个小小的魔法方阵就想困住我伯懿，你们也太天真了吧？况且这个阵还是我伯懿创造的，你们真是愚蠢至极。”伯懿握紧手中的血日戟，他的目光森然地落在杀手们有点胆怯的脸上。

四周像是地狱一般寂静，汗水滴落的声音也能产生清晰的回响。

“说到阵，我伯懿还不用去害怕任何人。就算是王来了，如果玩阵，也得输给我！”伯懿的身体腾地扩散出绿色光柱，绿色的光晕和红色光圈碰撞在一起，草屋瞬间轰炸开来。

灵力较强的魔法师们勉强能够施放结界保护自己，他们的胸脯急剧起伏，手中凝聚的灵力随时准备释放出去，但是没有出手的机会，弦一样的光线已经将他们的头颅割断，鲜血喷涌出来。而灵力较差的魔法师们，早已经气血翻涌了，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他们惊恐地看着伯懿和子安。

他们面对的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个名望甚至可以和王相提并论的开国将军伯懿。子安早已盘算着如何避免和伯懿的正面交战，因为杀死伯懿，对他来说并没有丝毫的意义，也只有伯懿这个人的存在，王才会觉得如鲠在喉，那样他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夺取王位。

“今天我拔出血日戟，就没打算活着，不过我会先让子安你给我陪葬，在地狱里我也不会感到寂寞。”伯懿的脸像是要扭曲一般，他凌乱的头发向天空翻涌，他身上的魔性就像是波涛万顷的大海，难以压制的魔性一下子令他无法再掌控自己的意识，他嘶吼着，脸上是翻滚的血光。

“我要杀死这里的所有人，所有人……”

伯懿的绿色光圈像是肆虐的风暴霸道地覆盖了红色的光晕。

“凭你？要知道我们两个人应该不相上下才对……这个连王也不知道！所以我劝你放下你的血日戟，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子安摆摆手指，冷冷地笑，“不然，我怎么够胆量来这里擒拿你。”

“你不愧是光明国最好的杀手。我伯懿真是佩服！”伯懿脸上全是疯狂吞噬的表情，“不过，我连死都不怕，就更没有必要惧怕你了。”

厮杀！拼命地厮杀！

沉重的天空就像刚出采矿厂的奴隶的脸，伶的血在小屋的地板上流淌着，形成一滩血泊，而赶来营救伯懿的古镇村民统统死在光明国魔法师们的

手里了。

伯懿的双手被魔法师的夺命索紧紧捆住的时候，子安用最简单的幻术将伯懿的妻儿杀死。子安魔鬼般的狂笑飘荡在古镇的上空，他提着伶的头颅放在伯懿的面前……

伯懿像是被困住的野兽一般痛苦地挣扎，他的全身被夺命索勒出无数的伤痕，血顺沿着夺命索流了出来。子安伸开手掌吐出细小的光线，然后迅速地穿过伯懿本已伤痕累累的身体，但是伯懿一点也感觉不到痛。

他亲眼目睹了妻儿的惨死，占星师预言的一幕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崩溃了！于是，挣脱夺命索的伯懿，体内的血疯狂地燃烧，疯狂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智。

他的双手变成了恶魔的双手，就像是战场上疯狂杀敌的不败战神。

死尸遍布山野，有的人失去半个脑袋，有的人只有半个身体，血淋淋地挂在苍老的树枝上。

一只手，一个头，一具面目全非的魔法师尸体，堆积如山的死尸。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就像是魔鬼屠杀后的战场，充斥着地狱般阴暗的气息。大地上腐烂的尸体引来了无数饥饿的怪兽，它们疯狂地撕咬已经干瘪的尸体。

黑色的内脏带着浓血裸露出来，爬满了白色的肉虫子，而蠢蠢欲动的肉虫子却被许多不知名的飞鸟当作了美食。浓血不断地流淌着，填满了尸体交错的缝隙……

狂风席卷而过，带走了滚滚浓烟，带走了滚滚黄沙。苍茫的古镇瞬间从世外桃源变成了阴森森的地狱。

伯懿从死人堆里钻了出来。他的脸上全是血，他的双手血肉模糊。

他不能说话，他看不清整个世界。

伯懿的眼睛像是翻白的鱼眼一般，视线混乱不清，他第一次看不清眼前的古镇，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给古镇带来劫难。他缓缓地跪了下去，双手撑在地上。一行行泪水从脸颊上滑落下来。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画面，就像是梦境一般不断地重现：伯懿，不要为我报仇，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伯懿拾起躺在地上的血日戟，他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慢慢地擦拭刀身，刀身已经残破，猛然间断成两半。

“刀在人在，刀亡人亡。”伯懿泪流成河。

他的手颤抖着抚摸血日戟：“血日戟，竟然连你也离我而去，我伯懿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就让我的灵魂随你而去吧。”

血日戟刀身突然光芒四射，刀身一震，掉在地上。

第一章

“且慢。”占星师古晨神圣的面孔在天空中浮现，“伯懿，连命运都不让你在这个时候死，证明你还有未完成任务。”

“命运，又是命运，为什么要我伯懿接受命运的操控？凭什么？”

“这是命运掌控的世界，没人能逃脱宿命的安排。”

“啊！”伯懿撕心裂肺地怒吼，震天动地。

.....

命运之轮开始运转，命运的游戏即将上演，每一个人都是命运操纵的棋子。

或生，或死，或苦，或乐，或喜，或悲……